

放番薯糕片和放茶叶的锡罐、倒老酒的锡酒壶 岛城打锡“守艺人”坚守传统技艺三十余载

□记者 高阳 文/摄



做锡壶、蜡烛台的锡匠是舟山的老行当，也俗称打锡师傅，最有名气的打锡师傅出在岱山桥头。放番薯糕片和放茶叶的锡罐、倒老酒的锡酒壶，还有插蜡烛的烛台，以前舟山谁家没有几件？在过去，打锡师傅一声吆喝“打锡咯”，村民就捧着需要修补的锡器，或是为了看个热闹闻声而来。

然而，随着时代的发展，舟山的锡器制作市场逐渐萎缩，如今，专业的打锡店甚是难寻，传统打锡手艺正淡出人们的视线。前阵子，“竞舟新闻”刊登了岱山桥头“阿大锡店”的采访视频，不少读者感叹：“曾经锡器繁盛，如今却只剩下寥寥几位匠人，在默默坚守着这份世代相传的手艺，实在令人唏嘘。”

舟山本岛还有类似的守望者吗？12月19日，记者走上街头，在沈家门西大市场旁边，找到了一位坚持手工制锡33年的制锡师傅——毛文定。



十个师兄弟 只余他一人还在坚守

“沈家门西大市场附近有一家卖锡制用品的小店，你可以去问问老板舟山哪里还有打锡师傅，他或许知道。”按照一位热心市民的指引，记者来到沈家门西大市场，在市场右侧的小弄堂口看到了这家锡制用品店——毛匠锡制。

一走进店内，记者就被各式各样的锡制品吸引了，从锡壶、锡罐到锡烛台，每一件都泛着银光，透露出匠人的精湛技艺。

顺着通往阁楼的小楼梯往上走，记者惊喜地发现一位师傅正在埋头打制着锡器。“你找打锡师傅啊，就是我，店里的锡器都是我自己打的。”原来，这家锡制用品店的老板毛文定本人就是一名打锡师傅。

毛文定今年56岁，岱山人，从事打锡这个行业已经33年了。

“打锡不受年龄影响，家里人认为是个谋生的好差事。”毛文定回忆，他十几岁和双胞胎弟弟一起跟着师傅学习打锡，但是当学徒时很累，“学习锡器制作须在师父指导下从熔锡、剪坯等基础功练起，经常一蹲下去就是几个小时，屁股不沾凳，很累。”

1997年，毛文定兄弟俩来沈家门开店，因为那会儿，岱山打锡器这一行竞争激烈。但如今，生意冷清了，和他们同一批出师的10个人大都改行了，“连我弟弟都不做这行，改做水产生意了，大概只有我还在坚持了。”毛文定叹息道，“现在做这个行业的人越来越少了，这门老手艺快失传了。”他的话，仿佛是对这门古老技艺的一声叹息。

打造精致锡器需十余道工序 耐心很重要

“锡是一种银白色的金属，质地软，可塑性极强，做盛器密封性好，可用来做茶叶罐、酒壶等用品。”毛文定一边向记者展示手艺，一边娓娓道来锡器的制作。只见锡壶上的小装饰品，不过两指大小，纹理却非常细腻。

毛文定告诉记者，小时候他学手艺时，师父告诉他学手艺有规矩：一是天分，二是耐得住寂寞。“耐心是打锡的关键”。记者看到，他将一口铁锅放置在火炉上，导入若干锡片，待高温将锡片融化成锡水后，倒入事先预热好的磨具内，全程不过十来秒钟，精确而快速。

“这只是制作锡器的第一步，后面还要进行剪胚、焊接、敲打、打磨、抛光等十余道工序，才能制作出精美的锡器。”毛文定说，锡器厚度均匀全凭手的感觉，其精美之处在于雕花。虽然他打造的锡器种类不多，但装饰的图案却在不断改进。比如，在

一些烛台或者锡壶的口，点缀了一些纹理或者吉祥动物的图案，让锡器更加生动。

毛文定回忆起自己刚学打锡时，每天都要蹲在店里，跟着师父学习各种技艺。那时候，没有电视、没有手机，只能一心一意地学手艺。而现在，年轻人面临的诱惑太多，很难静下心来学习这门古老的手艺。

被锡水烫伤是常有的事 手上留了不少伤疤

毛文定打磨的锡器，主要供顾客用于红白事、家族祭祀等。“结婚用的烛台等，做一个需要四个小时，做两把酒壶需要一上午，都挺费时间。”毛文定介绍，至于价格，不同的料，价钱也不同。

但他也感慨，相比以前，现在顾客对于锡器的“仪式感”弱了一些，“以前，姑娘出嫁至少要十几件锡器，现在结婚的人都不买这些了。”现在的顾客结婚时买得最多的是两把酒壶和一副烛台。

采访当天，市民陈女士来到店里，向毛文定购买烛台。“烛台买来是为了谢年时候用，现在毛师傅工夫闲，我就先来买，免得以后他忙起来，不好订了。他家的东西挺好，附近的人都来这儿买。”陈女士说，她儿子早些年结婚的时候，也是在这里买的锡器。

看着毛文定打制锡器，记者发现他的手上不少伤疤，他表示，打锡器时，烫伤是常有的事。在倒蜡板的时候，手部力道与精准度非常重要，稍不留神，焊枪会烫破锡片，烫伤手臂；而力度轻了，锡器则不牢固，经验丰富的老锡匠也有被烫伤的时候。

记者看到，毛文定在倒蜡的时候，锡水有时候会溢出来，手一下就被烫到了，他就用酒精擦伤口，杀杀菌，继续工作。

打锡技艺需要传承 期待有年轻人加入

对于打锡技艺的未来，毛文定也充满了担忧。他坦言，也曾尝试过转行，但最终还是舍不得这门手艺。他说：“我肯定是一直做下去了，做到做不动为止。”

“不少上了年纪的顾客上门买锡器，总是问我：小毛，有没有传人啊，要是这个手艺传不下去，太可惜了。”说到打锡技艺面临着失传的困境，毛文定告诉记者，十多年前，他也收过徒弟，但是那些年轻人往来来十天半个月就走了，根本熬不住。更别说是近几年，愿意学习这门手艺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，“现在一年下来赚个十来万元，那对年轻人来说肯定不够，工资不高，又辛苦，肯定没人愿意学、愿意干。”毛文定摇摇头说，他担心，随着自己的年纪越来越大，这门手艺真的会失传。

“如果有年轻人真心愿意跟着我学，我一定把所有技艺倾囊相授。”这是毛文定的心声。他希望，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坚持，能够让更多人了解并喜欢上这门手艺。

一个人、一间屋、一段打锡的故事，他是孤独的坚守者，但不是唯一的坚守。记者也从几位读者和市民处了解到，在展茅、岱山、白泉等地，也还有几位打锡技艺的“守艺人”，希望他们的技艺，能找到传人。

